

湘鄂赣边区的燃情岁月

□ 朱旭东

仲秋时节，枫叶似火。湘赣边陲，修水、平江、铜鼓三县交界的东港乡三溪坳，云雾缭绕，茂林修竹，宛若世外桃源。土地革命时期，台庄三溪坳（今东港乡黄荆村）是湘鄂赣省东路指挥部，平修铜县委、县苏维埃政府驻地，红色地标比比皆是。三溪坳苏区是坚持土地革命斗争10年红旗不倒的革命堡垒。这里，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见证着湘鄂赣人民革命斗争史的峥嵘岁月……

1932年4月至1937年8月，湘鄂赣省所辖铜鼓、宜丰、奉新、靖安、武宁、崇阳、通山、通城、平江等县毗邻修水边界地区先后建立了修铜宜奉、修武崇通、修武通、修铜、修通、平修铜等6个边县苏维埃政府。

一、修铜宜奉县

1932年4月，中共修水县委为开辟修铜宜奉边区的工作，派修水县委地方干部政治训练班主任朱志鹤率县总工会干部冷述金、卢幼涛组成工作组，来到修八区麻洞，召开四县边境党政联席会议，成立中共修铜宜奉边区工作委员会，朱志鹤任筹委会主任。1932年5月至6月，分别在修水的麻洞和矮子坑召开了修铜宜奉边区党代会和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共修铜宜奉临时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选举熊健安为县委书记，张立生为县苏主席。1933年1月，正式成立修铜宜奉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林子芳任书记，张立生任县苏主席，机关先后驻宜丰的石桥、奉新的大埠桥、金洞等地。1934年1月，湘鄂赣省委副书记傅秋涛、省总工会委员长施济来到修铜宜奉边开展工作，改组修铜宜奉县委、为中心县委，施济任书记，邹栋材（后冷述金）任县苏主席，中心县委和县苏驻地移驻奉新百丈，之后，修铜宜奉中心县委转移到宜丰的茜槽、青洞时解体。

修铜宜奉中心县的成立，把赣西北九岭山脉的修水、铜鼓、宜丰、奉新、靖安、高安、安义等7县边境形成一片，对整个湘鄂赣苏区起到互相策应，互相支持，牵制敌人的作用，减轻了其它苏区，特别是湘鄂赣中心根据地平修铜的压力，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修铜宜奉边人民坚持对敌斗争，前后时间长达五年多，历经大小战斗百余次，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中心县苏维埃政府两任主席，邹栋材牺牲，冷述金在寻找省委的途中失散，修铜宜奉边独立师师长喻行舟、中心县委政治保卫局局长管仁义牺牲……

喻行舟（1905—1934），湖南平江人，出身船工，从小饱受苦难。曾任湘鄂赣省赤色警卫营营长、修铜宜奉县独立团团团长、独立师师长兼湘鄂赣省军区第四作战分区参谋长等职。1934年7月12日因叛徒出卖，在黄沙港蛇林坑遭国民党军50师292团逮捕，8月22日（农历七月十三）被杀害于九江。傅秋涛上将曾深情地赞扬喻行舟：“不怕死的铁汉子，有名的军事指挥员！”

二、修武崇通县和修武通县

修武崇通县和修武通县是中共鄂东南道委领导下先后成立的两个边县。

修武崇通县是在以湖北通山县冷水坪为中心的修水、武宁、崇阳、通山边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31年2月，中共通山县委派人在修水、武宁与崇阳、通山过界发展党组织，成立边界特区委。1932年7月，鄂东南道委召开了道委各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会议提出鄂东南苏区向南发展的方针，决定以通山县冷水坪为中心成立修武崇通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吴维政任书记、金良元（后戴德昌）任县苏主席。

修武通县位于修水东北角、武宁西北角和通山东南角三县结合的边缘区。1933年2月，鄂东南道委在武宁洋深洞（今上汤乡）决定成立修武通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陈建筑任书记，吴宝林任县苏主席。

修武崇通县、修武通县的成立，把修水、武宁、崇阳、通山等4县边境形成一个整体。贯彻了鄂东南道委“完全占领幕阜山脉”的战略意图。这块苏区紧连湘北、赣北苏区，根据地纵横百里，幕阜山脉贯穿其间，易守难攻，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修武崇通、修武通苏区是湘鄂赣边重要游击区之一。

为有牺牲多壮志。修、武、崇、通边这块红色的热土，洒满了湘鄂赣省委书记陈寿昌、鄂东南道委书记吴致民、红三师政委叶金波、修武崇通县委书记吴维政、成启福、刘植英，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金良元、戴德昌等无数革命先烈的殷殷鲜血。

冷水坪乐氏祠堂后背上，草木扶疏的坪地间有座圆拱大墓，安葬着著名革命烈士“胡梓”（即吴致民）。至今，冷水坪所在的厦铺镇还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一字写，一横长，胡子来到我家乡。头戴一顶麦草帽，脚穿草鞋走四方，为我工农谋解放。”

吴致民（1900—1935），又名铁汉，湖北黄梅人，因常留满脸胡须而被当地群众亲热地称为“胡子”，遂化名胡梓。曾任湘鄂赣省委组织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湘鄂赣省委巡视员兼鄂东南道委书记等职。1935年除夕，鄂东南道委机关驻地冷水坪遭敌偷袭，吴致民在指挥突围中壮烈牺牲。为纪念吴致民，中共湘鄂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决定，将修武崇通县改名为胡梓县。

三、修通县

1934年6月，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国民党军占领修水县委驻地画坪，原修水县经邦区委书记樊益升、大桥区委书记朱庆隆等突围到湖北通城县黄袍山苏区，与原通城县委负责人周凤安、刘永康取得联系。7月，根据湘鄂赣省委决定，修水与通城两县合并，组成修通县委、县苏维埃政府。樊益升任书记，周凤安（后朱庆隆）任县苏主席。

为唤起黄袍山边境一带的人民群众，与穷苦人打成一片，樊益升改名“余济穷”，组建了黄袍山游击队，在刘永康、杨慰春、沈传奇等的带领下，灵活开展游击战，不断向崇通边界扩大游击区域。修通县委、县苏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顾全大局，将刚建起来的40多人的游击武装大部输送给红十六师补充兵

力，源源不断从经济上支援省委、省苏和部队活动经费与物资，仅1935年上半年，黄杜芳、谭启龙就代表湘鄂赣省委和红十六师从修通县领取了二万银洋，缓解了省委与部队的经济困难。黄袍山苏区人民更是勒紧腰带，把最后一口粮，最后一匙盐留给游击队，最后一个儿子送去当红军，为革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黄袍山夜珠窝地下交通员黄菊喜是名50多岁的农村妇女，红军来到黄袍山后，她义无反顾投身红色革命，侦察敌情，传递情报，家里成了红军和游击队的交通站。黄菊喜送五个子女参加红军闹革命而牺牲，被苏区干部和游击队战士亲切地称为“菊妈”。

1935年10月，黄袍山苏区被国民党军完全占领，县委和县苏机构撤销。

四、修铜县和平修铜县

1934年6、7月间，修水苏区大部分被国民党军占领，修水县委书记樊明德等突出重围，辗转到达修铜边界铜鼓幽居。8月，湘鄂赣省委在幽居祖庄召开修水、铜鼓两县负责人会议，宣布关于撤销修水、铜鼓两县委的决定，成立修铜县委，樊明德任书记，樊金友任县苏主席，机关驻祖庄。当年10月，樊明德前往祖庄展开工作时，不幸被叛徒杀害。不久，樊金友叛变，县委、县苏多名负责同志相继被捕和牺牲。修铜县委、县苏停止活动。

同年12月，湘鄂赣省委在平江、修水、铜鼓三县交界的三溪坳召开三县边境地区活跃分子会议，宣布设立平修铜县，成立平修铜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冯杏娥（后李化玉、刘云农）任书记，吴晃樵（后吴炎湘、吴江帆）任县苏主席。1936年7月，平修铜县委改组为中心县委，李成铁任书记，傅彪任县苏主席。平修铜县地处平江之东，修水之西南和铜鼓西北面一角地区，纵深350余里。这一带山高林密，地形复杂，革命斗争历史悠久，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和自身条件，湘鄂赣省机关驻平江的黄金洞，平修铜县机关先后驻铜鼓幽居的祖庄、平江南桥的陕坑、修水三溪坳的郭家洞。平修铜三县交界的三溪坳成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游击区中心区域。平修铜游击队从最开始的10多人，到1936年发展到80多人，成为湘鄂赣边战斗力强，活动范围大的一支红军游击队伍。国共合作后，平修铜游击队被编入新四军第一支队。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在平修铜这块红土地上，仅平修铜县委、县苏和游击队就有冯杏娥、刘云农、吴善全、吴晃樵、吴春满等多名领导人牺牲。平修铜县所辖乡（镇）登记在册烈士超过万人。

烽烟远去，90年弹指一挥间。昔日穷陬僻壤的湘鄂赣边县老苏区，如今旧貌换新颜，日新月异，一派生机盎然。在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修水台庄、奉新西塔、平江陕坑、通城获田、通山冷水坪……一个个“红色名村”，沐浴党的富民强农政策，深耕红色文化资源，丰富乡村经济业态，正凝心聚力，在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上阔步前行！

芳湖

□ 姚成文

旧县街有一条河，它没有什么名气，但是它又非同一般。从这里乘舟经芳湖可达长江。按照现行区划，它流经一乡（黄岭）、一场（芙蓉农场）、一镇（芙蓉墩）。以东晋县衙的遗址所在地为上游，足见当年水路交通的便捷。至于流域上游的河流算不算芳湖我没有考究。所幸的是小河成为了芳湖最美岸线之一。

芳湖的治理非一蹴而就，断断续续地修了十几年。过境旧县街的芳湖水绕大圣古塔流去。抗旱机站，挡水坝像待令的卫士守候在水上水下。

前年，我途径芙蓉农场过境小桥，立桥凭栏。朝西北方向绵延的岸线上建起了楼房，炊烟袅袅升起，大堤被唤醒。

四月天，披着绿茵的芳湖大堤在春日的暖阳中沐浴阳光，清澈的河水踏着雪浪，融入潋滟的芳湖。河水盈满，却袒露得大方又不失矜持，河滩没有不绿之地。

来到南岸的闸口，时令的紫云英的花朵迎风弄姿，股股清泉从闸门缝隙细细地挤出，北岸的泵站像一根插入河中的吸管，正在汲水翻过大堤。

据说，大堤建成之前，芳湖水域波及湖口的部分村落，有县衙在文桥之说。从旧县街、芙蓉农场、芙蓉墩镇的地理位置看芳湖，都是沧海桑田，围湖造田才有了现在的河流。只是来水时，有些河段的河面延展开。汛期水面漫过南岸的大片农田，殃及鱼池。旧县街家家以打鱼为业，至今仍保存着一盏带不走的渔火。

在故园，秋收结束，天气转凉之时，芳湖里鱼肥水美。家家户户晒网，织网。劳力们劲头十足地在头一天晚上相约，准备天朦朦亮前划船出发。晚上归来时，披着晚霞，在湖光山色的芳湖里一船歌声一船欢笑，恰似洪湖上归来的英雄。

今年秋凉，我回到故园，母亲伙同一帮老太太到芳湖岸边的稻田捡稻谷。在无垠的田间寻找着母亲的母亲。我是好气又好笑的，回来，路过门前晒了一张渔网的人家时，让我想起了父亲的那张鱼网。我偷偷地扭转头……

母亲沿大堤走。我看着芳湖流水，卷起裤腿，下到河中，水流缓缓，却很凉，掬起一捧，甘甜解渴。长时间伫立水中，想把这个河体验得更真切些。为摆脱母亲那副嗔到我悲从中来的尴尬，我茫然不知所措。恍惚间，想到宋代诗人鲍参虚的那首《藤溪怀古》中的两句

“小桥流水去茫茫，隔岸何人在一方。”

陪同母亲走在大堤上，土面夯得结实、平整。梯形坡面铺设网格状，挡水大坝不知何时成为了来往古塔的水上通道。

这个季节来玩大圣塔的游客不多。抗旱机站正对古塔，如同雷锋塔对苏堤。若把芳湖比西湖；把大堤想象为苏堤，那么西湖美景就在眼前。母亲没有我那样的闲暇，径直回家了。我遇塔必然会停下脚步，在旧县街，我对古塔一点都不陌生。

记有一年夏秋季发大水，大圣古塔被淹，不折不扣地上演了一场水漫金山的情景。只可惜没有白蛇娘子和许仙出场，更看不见手持镇水禅帚的法海。但是到了冬天，忽然有一天夜晚，雪开始飘飘洒洒，到了天亮，开门观芳湖大堤，芳湖上下恰似毛主席《沁园春·雪》的大气磅礴情景。然而，在这样的冰天雪地里竟来了一批人马，其中就有一对“许仙、白娘子”的扮演者。这队人马经过漫长冬天的蕴酿，第二年的春天，在芳湖绿茵滩上完成了电影《乡情》拍摄。

也许一对人马的到来是一个偶然，然而，没有络绎不绝的队伍，芳湖四季的美丽就不会被发现。如果那样，电影《乡情》就不会选择芳湖，芳湖也不会有乡情。她确实上演了一曲人们对芳湖一往情深的眷恋。我之所以把电影插入进来，不为别的只为我对芳湖的美词穷言尽了才选择了她的作用。在六十年代人的心里，乡情不仅融入了我们对美好情感的追求，而且还再现了美好就在身边发生。

其实，芳湖之美不止在过境长短；而在于她的湖光山色，渔歌唱晚，也在于芳草茵茵，留下了带不走的乡愁，更在于背后有许许多多的建设者们，他们才是芳湖最美丽的践行者！

